

地区格局变动中的中国特色中东外交

田文林

内容提要 当前，中东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中东国家传统治理模式陷入危机，需要探索国家转型新路径；地区局势处于近百年来最动荡时期，亟需恢复稳定与发展；西方大国掌握中东的政治意愿、能力与影响力下降。在此背景下，中国抓住历史性机遇，将中东作为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舞台与重要场所，并初步形成了中国对中东外交的新理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强调政治解决争端，建设性介入中东地区事务；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突出“发展优先”，以经济发展促稳定，并在经济合作中倡导“正确义利观”；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倡导文明对话和多元和谐共存。从实践看，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主动发声，实现了参与中东事务的机制化，不断强化文化交融，积极履行负责任大国责任。与此同时，中国仍面临来自中东地区、中国自身以及第三方干扰等多种难题和挑战，需要采用积极有效的举措加以应对，构建和谐、稳定与发展的“新中东”。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东 地区格局 建设性介入 发展优先 文明对话

作者简介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国的中东外交是个常说常新的热门话题，国内学者已做过不少有益探讨，似乎并无太多置喙余地。然而，自2012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中国在外交领域提出了很多思想、新理念，中国外交明显呈现出新格局。尤其2014年11月，习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概念，强调中国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

落实到中东地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中国特色的中东外交。那么，中国特色中东外交的依托背景是什么？有哪些独特内涵和具体举措？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首先是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产物。具体到中东地区，中国特色中东外交同样与中东地区形势与国际格局变动息息相关。以 2011 年中东剧变为分水岭，无论是中东国家自身，还是地区形势，抑或大国与中东关系都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重大变化，这些新变化为中国特色中东外交提供了广阔舞台和客观环境。

（一）中东国家传统治理模式陷入危机，需要探索国家转型新路径

近代以来，中东地区深受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众所周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体系。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西方国家推动资本全球扩张，从而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为盘剥对象。由于发达国家从事的是工业生产，而不发达国家提供原料、充当商品市场，这种“中心-边缘”模式导致财富不断流向中心国家，造成穷国与富国贫富分化加大，由此使发展中国家受害最深。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施压发展中国家，要求开放市场、放松管制，使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情势加剧。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又以滥发美元为手段对外转嫁危机，导致部分中东国家面临输入性通胀、资产泡沫、竞争力下降等。2013 年以来，美国又进入加息周期，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本币贬值、资产价格下跌。

中东国家因长期处在西式全球化背景之下，受害最为严重。从 2010 年底伊始的中东剧变既是中东国家遭受美式全球化侵蚀的结果，也是中东国家探索新的治理模式的尝试。然而，数年来的实践表明，中东国家指望通过“民主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道路走不通，反而普遍“今不如昔”。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当此次中东剧变发生时，中东地区失业率为 25%，目前已升至 30%，是世界平均失业率的倍数。^①“阿联酋战略论坛”研究人员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中东剧变及随后发生的多国政局动

^① “The Arab Winter”, *The Economist*, January 9, 2016.

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①因此,当前中东转型国家普遍出现了“民主冷漠症”。2012至2013年,该地区61%受访者认为中东剧变及其后果是“积极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持消极态度的只占22%。到2015年,34%的受访者对中东剧变的发展态势持积极态度,而59%的受访者持消极态度(首次超过支持中东剧变的民众)。^②这意味着走西方民主道路并不能使相关国家由乱到治,反而使阿拉伯世界付出了巨大代价。

目前,中东正面临“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迷茫状态,亟需寻找替代性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日趋显现。从政治制度看,中国实行的不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道路,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由此确保政局长期稳定;从经济模式看,中国奉行的既不是西式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由此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价值观看,中国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坚持传统文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合理成分,具有很强的文化弹性。这种独特的“中国模式”对中东国家颇有吸引力。2009年,约旦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了《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一书。该书指出,阿拉伯复兴事业应积极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经验,“阿拉伯世界通过追随中国的复兴之路,实现自身文明的推进;阿拉伯世界亦可为中国的发展给予支持和帮助。”^③该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4年时间里连印3版,可见此书观点在阿拉伯人中的受重视程度。由此,中东国家希望“向东看”,适度借鉴中国发展经验,破解国家发展困境,找寻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 中东地区陷入近百年来最动荡时期,亟需恢复稳定与发展

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就连“民族国家”这一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也是欧洲历史的产物。在相当长时期内,欧洲各国为争夺权力和生存资源,钩心斗角、纷争不断,阴谋、杀戮、暴力、劫掠几乎成为欧洲政治中的家常便饭。源自欧洲的国际政治观,充满了对人性和现实世界的

^① Christopher L. Brennan, “Fall of the Arab Spring: From Revolution to Destruction”, *Global Research*, February 2, 2016.

^② 包澄章:《阿拉伯世界对中东剧变的认知变化与反思》,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6期,第68页。

^③ [约旦]艾哈迈德·萨米尔:《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刘欣路、吴晓琴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

悲观看法。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政治理论，骨子里一脉相承，都认为社会进化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一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过程。这些深入骨髓的思想观念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崇尚“强权即真理”等缺乏是非感的强权政治理论。

中东自近代以来就遭受西方霸权主义欺凌。无论是 20 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还是二战后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奉行的都是势力范围、扶植代理人、“拉一派打一派”、武力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尤其进入 21 世纪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在国际体系中的压倒性优势，先后对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发动军事打击，由此使中东地区愈加动荡。2010 年底在中东剧变中，西方大国又乘机针对利比亚、叙利亚等进行“政权更替”，由此使中东地缘格局进一步失序，地区局势越来越乱。

首先，因内乱而动荡的国家越来越多。2003 年伊拉克战争使该国由治到乱，至今仍面临教派矛盾、恐怖威胁等多重挑战。中东剧变后，地区动荡国家进一步增多。一是叙利亚成为中东各种力量博弈主战场。目前，参与叙利亚危机博弈的至少有 3 组力量：最上层是美国与俄罗斯，中层是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国家，最下层是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和各种反叛力量。各种势力竞相博弈，导致叙利亚战争旷日持久，人道主义灾难深重。二是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北非动荡源头”之一。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陷入武装割据、经济停滞、极端恐怖势力丛生的混乱局面。在政府层面，该国长期面临“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分裂局面，2016 年 1 月成立的新政府仍无力有效统治全境，由此使极端组织乘机在利比亚生根蔓延。三是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加剧。2011 年萨利赫下台后，哈迪政府难以有效掌控局面，由此导致原来盘踞在北部的胡塞武装在 2015 年初一路南下，哈迪政府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沙特 2015 年 3 月军事介入也门，由此引发也门内战升级为地区战争。此举导致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全面加剧，沙特也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其次，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大。中东持续动荡使“基地”组织死灰复燃，“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中东日趋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乃至全球难民主要输出地。根据 2015 年 6 月美国国务院报告，2014 年，全球因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达 3.27 万人，比 2013 年增加 80%，其中半数以上发生在中东地区。2017 年 6 月 7 日，加入“伊斯兰国”的 6 名伊朗人分

别发起对伊朗议会大楼和该国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陵墓的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52人受伤。^①与此同时,中东动荡导致大量平民沦为难民。据估计,目前北非和西亚内部流离失所者接近1200万人,是2005年5倍。部分难民涌向欧洲,造成欧洲二战以来最大难民潮。仅2015年就有150万非法移民涌入欧洲,其中叙利亚难民占1/3,这显然与中东局势恶化有关。^②据统计,在历时数十年的阿以冲突中,死亡总人数达12.5万人,但这一数字仅是2011年3月以来中东死亡人数的一半。^③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

再次,中东动荡导致军备竞赛升级。中东动荡与冲突升温,迫使中东各国加强战备,中东遂出现新一轮军备竞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字显示,2005年以来,中东地区军费开支增长57%。其中,伊拉克增长286%,阿联酋增长135%,巴林增长126%,沙特则为112%。2014年,阿联酋购买武器开支近230亿美元,是该国2006年此项开支的3倍多。同年,卡塔尔与美国签署110亿美元军火大单。^④2015年5月4日,卡塔尔又与法国签署价值70亿美元军售合同。沙特军购计划最是惊人。据美国国务院《2015年世界军事开支和武器转让报告》称,2002~2012年期间,沙特年均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8.2%。自2010年底中东剧变以来,沙特军费连续增长:2013年为670亿美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31%;2014年军费预算为808亿美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35%;2015年国防支出为819亿美元,占预算支出总额的36%。2017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期间,沙特又与美国达成总值达110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⑤伊拉克为打击“伊斯兰国”,每天大约消耗1000万美元,每年大约36.5亿美元。^⑥此外,伊朗也与

① 新华社德黑兰2017年6月8日电,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7-06/09/c_129628820.htm, 2017-06-09。

② Fabrice Balanche, “The Worst of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Is Coming for Europ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February 12, 2016.

③ Robert Satloff, “U. S. Policy Toward the Dual Threats to the Arab Stat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pril 3, 2015.

④ 《美国的军火 中东的战争》,载《纽约时报》中文版,2015年4月20日。

⑤ 梅新育:《沙特熊市》,载《中国石油石化》2016年第5期,第60页;另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5/21/C_112007714.htm, 2017-06-30。

⑥ Mustafa Saadoun, “Will Iraqi Government Employees Face More Wage Cuts in 2016?”, *Al-Monitor*, February 23, 2016.

俄罗斯签署军购大单，用于加强军事防卫力量。庞大的军费开支极大挤占了政府本该用于经济建设的开支费用。中东亟需从“动荡与冲突”转向“稳定与发展”。

（三）西方大国掌握中东的政治意愿、能力与影响力下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然而，近些年来，美国综合实力虽然仍然居第一，但不少指标出现相对下降。从经济总量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比重从冷战后 30% 左右降至 20% 左右；从经济结构看，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40% ~ 50% 降至 12% 左右，服务业占比则增至 70%。^① 历史发展规律表明，过度金融化往往是 大国衰败的前兆。^② 沃勒斯坦也认为，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美国的资本积累和地缘政治扩张周期均已到达自偿点，之后转入急剧下滑，整个系统进入结构性危机时期。^③ 换言之，美国某种程度出现了类似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的缓慢衰落。^④

在此背景下，美国由“一超独霸”转为“一超难霸”。2012 年初，美国正式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原则，由“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具体到中东地区，美国原本是该地区最大域外力量，但近年来，随着美国相对衰落，其掌控中东的意愿和能力均在下降，战略收缩态势日趋明显。美国 2011 年从伊拉克撤军、2013 年与叙利亚达成“化武换和平”协议、2015 年与伊朗达成全面核协议等，都是美国战略收缩的具体表现。美国对中东事务突出外交和政治手段，减少军事介入。^⑤ 2017 年 1 月特朗普上台后，强调要加强国内基建，反对过多卷入国际事务，其中东虽频频增兵，但以攻为守态势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中东盟友战略焦虑感日趋加重，越来越担心美国

①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 2010/2011》（总第 26 卷），世界年鉴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91 页。

② 详见 [意大利] 乔瓦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三联书店，2003 年版。

③ [美国] 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0 页。

④ Jack A. Smith,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Pivot to Asia: Obama’s US Foreign Policy Bait and Switch”, *Global Research*, June 13, 2014.

⑤ 安惠侯：《“9·11”事件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评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16 页。

靠不住。为避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埃及、以色列、沙特等国纷纷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其中，中国因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升，日趋受到中东国家的关注和青睐。2017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相继访问中国。这两个国家均是美国在中东主要盟友，但它们“向东看”倾向日趋明显。美国学者就认为，美国由于推行政权颠覆政策，在中东从未被视为是“诚实掮客”。相反，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致力于稳定和发展的政策，反而有助于中东稳定，^①中东国家由此对中国的期待值越来越高。

总之，中东地区形势与地区格局均进入深度调整期，国家政治转型与地区格局重构正在进行中，由乱而治是地区发展的方向。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成长中的负责任大国，需要抓住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化合作面临的历史性机遇，采取积极有为的外交取向，将中东这一全球重要地缘政治地区作为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舞台与重要场所。

中国特色的中东外交：构建和谐、稳定与发展的“新中东”

从中国角度看，国内外形势的诸多新变化，使中东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重要性日趋上升。中国加大介入中东力度，其特色和优势在哪里？对此，不同学者的答案不完全相同。在笔者看来，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东方文明古国三重属性，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中东外交内涵独特，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发展，使中东步入和谐、稳定与发展之路。

（一）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强调政治解决争端，建设性介入中东地区事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国际战略角度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属于“政治突破型”建国的国家，在其政治生命全程中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中国外交的最大优势不是军事优势，而是政治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至今

^① Dan Steinbock, “China’s President Xi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U. S. Regime Change to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Global Research*, February 3, 2016.

仍是中国外交的最大法宝。1965年毛泽东曾告诫外事部门，“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①邓小平也指出过：“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②习近平执政后，提出“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峰会上强调：“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③习近平主席的这一外交宣示，既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又包含了许多新亮点，最终目的就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具体到中东地区，中国一直主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政治解决地区争端，支持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当前，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在其他国家看来显然是个“填补真空”的好机会。但在中国看来，“权力真空”及“填补真空”等说法，都是既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王毅外长2016年曾指出：中东地区从来不存在真空，中东是中东人民的家园，中东各国人民有权利也有能力把家园维护建设好，并不存在的所谓“真空”让别国去填补。^④中东是世界上矛盾最复杂的地区，当前又处在史上最动荡时期。中东要想恢复稳定，前提就是摒弃和反对西方霸权主义那套东西。因此，中国自觉将中国定位为中东稳定的建设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时，明确提出了“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⑤这与西方沿袭了几百年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政策迥然不同，更符合中东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因而客观上成为中东稳定与发展的“正能量”。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中东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等于无所作为。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1/19/c_1120340081.htm，2017-02-20。

④ 《王毅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http://www.fmprc.gov.cn/web/wjbjhd/t1364772.shtml>，2017-01-20。

⑤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2/c_1117855467.htm，2017-03-20。

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及在中东利益增多,中国开始主动参与中东事务,并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机制和政策举措。一方面,围绕热点主动发声,增强外交话语权。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在巴以问题上明确中国立场。巴以问题是中东老大难问题,中国一直坚持公正公平立场。2013年5月6日,习近平就巴以问题专门提出四点主张: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的正确方向;将谈判作为实现巴以和平的唯一途径;坚持“土地换和平”原则;国际社会提供重要保障。其二,在叙利亚问题上有所作为。2011年叙利亚危机升级后,中国先后提出“六点主张”、“四点倡议”、“五个坚持”和“四步走”等思路和举措,并向叙利亚难民提供6.8亿元人民币人道主义援助,还在联合国罕见地4次否决涉及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2012年7月29日、2014年5月22日)。这些举措有效避免了叙利亚危机恶化,并使之朝和谈解决方向发展。其三,积极参与伊核问题斡旋。2003年伊核问题曝光以来,中国扮演了美国和伊朗沟通“桥梁”,以及避免冲突升级的“刹车”作用。我们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同时反对美国单方面制裁伊朗,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伊核问题。2015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表明,伊核问题最终沿着中国期待方向实现“软着陆”。

另一方面,实现参与中东事务机制化。近年来,中国中东外交加大创新力度,建立了一系列外交参与机制。其一,设立特使制度。2002年9月,中国设立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专门斡旋巴以问题,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头一回。此后,中国又在2008年设立非洲问题特使,2016年设立叙利亚问题特使。这些特使频频进行穿梭外交,有助于缓解地区热点,提升中国影响力。其二,参与中东维和机制。中国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并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建立起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具体到中东地区,中国维和行动包括耶路撒冷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黎巴嫩南部哈尼亚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苏丹的“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合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联合国-非盟苏丹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以及西撒哈拉的“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①这些维和行动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提高了中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其三,成立“中阿合作论坛”。2004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① 孙德刚:《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冲突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4期,第83页。

建立“中阿合作论坛”，该论坛成立13年来，双方举行过6次部长级会议，取得重要成果。

（二）突出“发展优先”，以经济发展促稳定，并在经济合作中倡导“正确义利观”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来，尽管中国经济总量提升，但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体现在对外战略中，就是“发展优先”，通过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发展优先”理念的政策折射，有利于实现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

而且，中国这种“发展优先”理念，不是像西方那样刻意制造的赢者通吃、制造新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是倡导“正确义利观”，推动新型全球化。“正确义利观”与中国传统理念以及当前的社会主义属性一脉相承。中国古代就有“天下主义”情怀，强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共享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对内强调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对外曾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情况下，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支援第三世界穷国。在中国看来，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世界上部分地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他地区的繁荣景象也不会长久。邓小平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①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又明确提出“正确义利观”的理念：“义，反映的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②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倡导“正确义利观”并非“空口说白话”。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也是“走出去”战略的骨干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② 《习近平的外交义利观》，载中青网：http://news.youth.cn/sz/201606/t20160619_8156460_1.htm, 2016-11-25。

中坚。不同于私有制下的西方跨国公司的唯利是图，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们除了担负着参与市场竞争、壮大国有资本的经济职能，还承担着实行社会公平的社会职能，乃至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政治职能。这种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使中国的国有资本扩张不会像当年西方跨国公司扩张，导致新的“中心-边缘”结构。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发展优先”和“正确义利观”理念的政策体现，也是中国与中东深化经济合作的新平台。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上表示，“一带一路”是中阿互利共赢之路，并提出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①为促进中东工业化进程，中国宣布设立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向中东国家提供100亿美元商业性贷款，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共计200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②中国特色中东外交强调的“发展优先”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中东国家需要，深受欢迎。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大数据分析，阿拉伯国家网民对中国“一带一路”总体持正面态度。16%的阿拉伯民众对“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对中国企业投资表示欢迎和支持，希望本国根据发展状况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81%的网民态度中立，较为关注“一带一路”的进展情况及本国与中国的合作动态；仅3%的网民持消极态度，主要是担心本国市场不足以承接中国的产能转移。^③

中国秉持的“发展优先”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以及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观念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国家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处在世界商业路线和新的世界商业中心的地区，才可能成为资本投资的热土。曾几何时，伊斯兰世界因雄踞东西方贸易陆路通道，经济高度繁荣。随着近代美洲大陆的发现，世界经济中心日趋从陆路转向海路，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伊斯兰世界不再是新的商业路线必经之地，也不是世

①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05/c_1111002498.htm，2016-12-25。

②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2/c_1117855467.htm，2016-12-20。

③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年），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1页。

界商业中心，失去了利用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发展本国工业的条件后，伊斯兰世界经济日趋边缘化。可以说，伊斯兰世界兴衰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具有很强的正比例关系。而“一带一路”实际是重启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无论陆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路的“海上丝绸之路”，中东都是必经之地。这使伊斯兰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尤其在当前，中东正处在冲突与动荡不断、各种矛盾同时迸发的困难时期，中东国家更加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武力反恐、政体变革等举措都是“扬汤止沸”，唯有加快经济发展，才是釜底抽薪之举。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中说得非常清楚：“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①在此背景下，中国倡导“发展优先”理念，并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双方深化合作的主要抓手，符合中东国家意愿，有助于构建和谐与稳定的“新中东”。

（三）倡导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与多元共存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一直是影响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建立在基督教一神教基础之上，思维带有很强的形而上学色彩。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后，“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应运而生。这些观念将西方的理论、制度和价值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将西方文明等于“现代文明”。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西方大国盛气凌人，动辄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对其他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乃至“文明改造”。但大量事实表明，这种做法造成后发国家“水土不服”。始自2010年底的所谓“中东民主革命”遭遇失败，归根到底就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更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兼容并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东方文明。延续5000年的中华文明文化底蕴的浸淫与熏陶，使中国形成一套别具特色的价值理念：从哲学思维看，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辩证思维，懂得祸福相依，矛盾相互转化，因而很少走极端；在人际和文明交往中，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在国家间交往时注重平等交往，相互尊重。毛泽东曾指出：“学习也是互相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无论这个民族大

^①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2/c_1117855467.htm，2016-12-20。

小，小的民族有它的长处，人多的国家也有它的缺点。”^① 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9 月在联大发言中也指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② 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主要目的是实现“五通”，实现“民心相通”是其中重要一条，这表明跨文化交流已经升格为中国的战略举措。

具体在中东外交中，中国在与伊斯兰文明交往时，一贯强调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从不唯我独尊，强加于人。理论上说，一国经济越强大，文化辐射力越强，制度模仿者就越多。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力蒸蒸日上，伊斯兰世界则处于艰难的调整期，因此两大文明在跨文化交流时，中国总体占据心理优势。但中方十分清楚：中国模式适合中国，但未必适合中东国家。中国更不能一面反对西方“普世价值”，一面将自己的文化和发展模式视为“普世价值”。习近平主席在东盟总部演讲中说得好：“在发展道路的探索上，照搬没有出路，模仿容易迷失，实践才出真知。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③ 换个角度看，伊斯兰教有 16 亿信众，分布在 162 个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 80% 以上的国家有 37 个。中国外交必须想办法团结这批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目中有人”，尊重这些国家的宗教信仰和发展道路。

这些年来，双方跨文化交流卓有成效。2012 年 5 月，中阿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提出加强中阿文化、社会、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在此基础上，2013 年 5 月，“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项目启动，致力于深化中阿文化交流。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时，又提出“百千万”工程，即开展 100 部中阿典籍互译；邀请 100 名专家学者互访；提供 1 000 个阿拉伯青年领袖培训名额，邀请 1 500 名阿拉伯政党领导人来华考察；提供 1 万

① 《毛泽东年谱》（第 4 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75 页。

②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11117.htm，2017-02-20。

③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2/c_1117855467.htm，2016-12-29。

个奖学金名额和1万个培训名额，落实1万名中阿艺术家互访。这些举措目的就是促进双方“民心相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中国特色中东外交凭借其独特优势和政策举措，取得丰硕外交成果。政治上，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中唯一与该地区所有国家保持友好的外部大国。8个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海合会建立中海战略对话机制。在2016年南海仲裁问题上，有66个国家支持中国的立场，其中超半数为伊斯兰国家。经济上，有5个阿拉伯国家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7个阿拉伯国家加入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中国还是10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周往返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航班接近200班次。^①2017年3月，中国同以色列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中国特色中东外交的最终目标是双方互利共赢，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②当前，中东处在历史上最艰难时期。如果任由伊斯兰世界动荡持续，中国迟早也会受到殃及。

中国特色中东外交面临的难点与挑战

中国特色中东外交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其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展开，因而始终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约束。具体来说，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来自中东地区的挑战

第一是地区安全威胁。当前，中东正处在百年来最乱时期：热点问题层出不穷，教派冲突、恐怖主义、民族分离等非传统安全矛盾向纵深发展。中东形势恶化直接影响中国特色中东外交，尤其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古代“丝绸之路”能够展开远距离贸易，就是因为当时的当权者投资修建道路和桥梁，有利于各地区间的交换。与此同时，古典社会建立起的庞大帝国往往彼此相连，当这些帝国彼此没有对抗和冲突时，欧亚大陆就会出现一派和

^① 《王毅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zbhd/t1364772.shtml>，2017-02-20。

^②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11117.htm，2017-02-20。

平气氛，由此极大降低了远距离商贸的成本和风险，由此使商品经营规模急剧扩大。^①当前，中东动荡地区都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因此这种安全威胁不容小觑。不过，应该看到，动荡和冲突乃是中东常态，如果指望中东彻底实行和平稳定再来深化合作，可能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天。当下，中东动荡国家总是少数，稳定国家仍是多数；中东国家内部矛盾（如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博弈各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等等）虽然激烈，但掀不起太大风浪；中东动荡看似范围扩大，实则动荡强度逐步降低。只要中国做好风险防控，地区动荡尚不至深度影响双方合作。

第二是各国国情和诉求复杂。中东地区有阿拉伯人、突厥人、犹太人、波斯人和库尔德人五大民族，相互间关系错综复杂。阿拉伯世界 20 多个国家，国情及关注侧重点各不相同：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希望与中国加强石油等能源领域合作，并拓展工业、军事、旅游等多元合作，期待海合会与中国自贸区谈判早日取得成果；埃及、科威特等国更关注本国经济复兴计划与“一带一路”倡导的契合度，希望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合作；约旦、黎巴嫩、科摩罗等国希望将本国基础设施计划纳入中国“一带一路”框架，满足其本国基建建设需求；巴勒斯坦、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等国，寻求中国的政治支持，并希望中国帮助其经济重建。^②而且，中东缺乏类似非盟、东盟那种囊括所有国家的有效地区合作机制，中国与中东合作“众口难调”，很难“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只能分类施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17年6月5日，沙特等七国因卡塔尔支持伊朗，而在同一天与卡塔尔断交。这一则表明沙特与伊朗关系高度敏感，中国外交平衡难度加大；二则，海合会内部矛盾公开化，恐影响中国与海合会自贸谈判。

（二）中国自身的外交能力与经验问题

第一是中国缺乏足够的外交经验和娴熟技巧。中东矛盾错综复杂，暗礁险滩甚多，处理不当很容易弄巧成拙，吃力不讨好。此前，美国就因为实力膨胀在中东过度扩张，结果导致盛极而衰。目前，中国只是中东这盘棋局的新玩家，外交经验不足，影响力仍然有限，对自身定位不够清楚，仍需继续进行实践探索，总结经验教训。

① [美国]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公元1000年之前）》，魏风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3页。

②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前引书，第192、193页。

第二是海外利益扩大与保护能力滞后的矛盾。当年西方大国崛起都是“仗剑经商”，海外利益扩展到哪里，军事力量就延伸到哪里。当前，中国外贸依存度近50%，能源依存度近60%，其他大宗商品对外依赖亦较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合同额超10亿美元的89个国家地区、劳务人员超过5000人的24个国家地区，均有1/5位于高危或高风险国家。其中，中国对中东直接投资额由2003年2600万美元增至2011年的27.19亿美元。^①2014年，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中的22%是直接面向中东地区的。2016年，中国对中东阿拉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5亿美元，同比增长75%。当下，阿拉伯国家是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地、第八大贸易伙伴、重要的工程承包和海外投资市场。^②中国海外利益扩大，风险日增，但中国海外维权能力不足。而中东地区局势复杂动荡，与中国距离遥远，中国军事投送能力有限。如何既能保护海外利益又能避免力量透支，是中国外交的新难题。

第三是跨文化交流不易把握分寸。历史经验表明，远距离贸易必然带来文化观念的互动交流。当年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通过“丝绸之路”由外国商人传入中国的。当前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同样面临跨文化沟通问题。要想把握分寸，必须注意两点：一方面，分清伊斯兰文明的主流与支流，避免陷入“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文明主流崇尚和平，倡导宽容，反对暴力、仇恨和战争，多数伊斯兰国家倡导世俗化，内外政策较为平和。近年来，伊斯兰世界出现一股极端化势力，但这只是支流。中国不能以偏概全，像西方那样渲染“伊斯兰威胁论”，否则可能“为渊驱鱼”，将伊斯兰世界推向中国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坚守文明主体性，防止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当下，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中，经贸合作是重头戏，但不能为了经济利益，牺牲文化自信，使本该平等的跨文化交流变成伊斯兰文化（尤其是极端思潮）单向渗透。

（三）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国在中东扩大影响，不可避免会与其他域外大国相互碰撞，并由此产生冲突与合作。这其中，美国因素最值得关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禁脔，即便在当前战略收缩背景下，美国仍是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外部力

^① 杨光：《经贸合作夯实中阿关系根基》，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

^② 《2016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额1711.4亿美元》，参见人民网宁夏频道：<http://nx.people.com.cn/n2/2017/0602/c192493-30271480.html>，2017-06-03。

量，正在进行对中东地区秩序的“强势塑”。^①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美国－中东国家在经济上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共生关系”：美国在中东主要是确保石油稳定流出、出售军火、确保美元与石油挂钩等等；中国主要是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中东出售工业品，并参与当地工程承包市场；中东产油国则通过向中国售油赚取美元，然后用于消费及投资美欧市场。^②然而，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深化，尤其是与沙特、卡塔尔等国互换货币，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石油美元的空间和份额，凸显中美矛盾。与此同时，美国随着页岩气的开采和使用，其能源独立程度提高，对中东石油依赖度下降，可能不再谋求“中东石油稳定低价流出”；相反，中东地区越动荡，油价越高，美国越能从中受益。但是，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化合作，则需要该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中国没有安全保障的“经济扩张”，等于将“鸡蛋全部放在美国的篮子里”，如何化解这种“第三方干扰”，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课题。

小 结

从整体上看，“中国特色中东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是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从“解剖麻雀”的角度看，中国特色中东外交，无论理论阐述还是实践探索仍然“在路上”，仍有很大拓展空间和空白领域。我们如果恰当运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优势（如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文明对话等等），并注意发现、利用、开拓新的外交空间和外交渠道，同时注意规避在中东面临的多种风险和难题，通过加大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互利经济合作，促进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夯实国家稳定之源；提升自身外交能力建设，塑造中国与中东的和谐国际关系，彰显中国在中东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在中东事务国际合作中，在保持自身外交定力的同时，找寻中国、中东与“第三方”的利益汇合点，形成对中东发展合作的合力。由此看，未来中国特色的中东外交大有可为。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丰富中东特色大国外交内涵，也有助于构建和谐美好的“新中东”，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

^① 席桂桂、陈永胜：《“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中东经济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5期，第57页。

^② 田文林：《“一带一路”与中国的中东战略》，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138页。

The Middle East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hanging Regional Pattern

Tian Wenli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iddle East enters the period of deep adjustment.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is in crisis, and a new path of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needs to be explored. The regional situation plunges into the most turbulent environment, and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restored speedily. Western power's will, capability and influence are declining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this background, China have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enhanc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As a socialist country, China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 with political measure, and 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ffair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ighlights "development first" in promoting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s an oriental ancient civilization, China advocates civilization dialogue and coexistence.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is still facing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Middle East, China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which China needs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Key Words: Major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iddle East; Regional Situation; 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 Development First; Civilization Dialogue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